

陈田的诗

思乡偶感

风送宣城夏雨凉，
清新庭院飘飘香。
同窗殷情言珍重，
吟唱黄梅归返乡。

漠北怀古

久远驼铃音韵醉，
嘶鸣战马憾心靡。
寻踪漠北汉匈奴，
勒石燕然谁敢为？

◇人间小景

等外品

吴新生

这是个人人追逐品牌的年代。品牌汽车、品牌手机、品牌服饰、品牌化妆品。品牌的東西没有次品，只有精品。而在过去，市场上所有的产品都没有精品，只有一等品、二等品、三等品和等外品（次品），可老百姓用得放心，人人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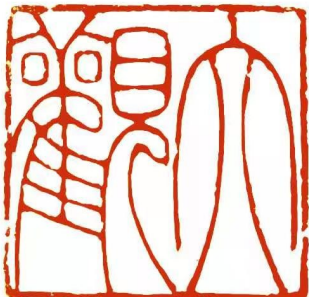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物资匮乏，全部商品都是按照等级定价，谁也不敢多要一分钱。因为是计划经济，许多日用品供不应求，人们总是想着用最少的钱去买最实惠的东西，而等外品是商店正品之外专门供应的一种便宜商品，是产品有小问题、但又不影响使用的物品。商店内有时会挂出小黑板告示，顾客在购买之前就知道此类商品有缺陷。另外，等外品一般只有正品的六七折甚至是对折。所谓一分钱一分货，愿打愿挨，没有价格欺詐。

有一年鎮上的供销社到了一批等外品的“解放”牌黄胶鞋，周围许多人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半夜就去排队购买。当时人们之所以对次品的黄胶鞋青睐有加，还是因为它结实耐用，价廉物美，虽然货柜里胶鞋也有一等品、二等品、三等品，但等外品便宜啊，即使鞋头鞋帮有一些色差，有什么关系呢，又丝毫不影响使用。

我上中学那一年，看到身边的同学人人都有一件白汗衫，便整天缠着母亲要买，母亲被我吵不过，背着我在供销社花两块钱买了一件后领口有跳纱的白汗衫，后来我才知道是等外品，我穿着它走进了考场。如今，它仍在我衣柜里，汗衫右下角印的商标、规格、生产企业还清晰可见，在内侧印有清晰的棉纱标准（21支、32支、精32支）。每次搬家触碰到它，便想起儿时盛夏的光景，仿佛是时光的琥珀，閃耀着快乐、美好和一派天真。

如今市场上的物质极为丰富，商品类别品种繁多，琳琅满目，但有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尤其市场上日用品充斥着大量伪劣假货。去年国庆节假期到苏州旅游，准备买点当地代表性的纪念品——苏绣，我们来到“凤凰绣庄”，门口挂着“旅游定点购物示范店”的牌子，货架上摆着各种高端大气的苏绣礼盒，上面都标注着“特级精品”，而且价格不菲，当时心想贵就贵点，它应该比一级二级更好些，于是就放心地购买了。谁知道到家后打开包装，发现里面图案呆板，色彩暗淡，做工粗糙，绣的金鱼尾用线太粗，且排针太实，我一下傻眼了——它不是“特级”的吗？一旁的妻子见怪不怪地笑着说，现在市场上所有商品都是“特级”，有的还写上皇家贡品，哪里还有什么一等品、二等品、等外品呢？细想一下，确实如此。

再回想当年，只有等外货，没有假货，即便货品有瑕疵，也会明明白白告知。今天写下这点文字，并不是想回到当初那个有“等外品”的贫穷岁月，而是怀念那时连“等外品”也会标明清楚的真诚。



绒般的天宇里，缀满一粒粒硬硬的星子。蚊帐外，一群群萤火虫在小风里飘荡，轻若浮光。“该睡了。”母亲在最里面的蚊帐中轻轻说道。我和弟弟睡意全无，还在说着白天的事情。母亲的歌谣就在此时响起：“萤火虫，点点红，哥哥骑马我骑龙。骑我的马，上扬州，扬州里面一枝花，摆摆尾子到姐家，姐家门口一个塘，三个鲤鱼扁担长，吃一个，留一双，留给大爷娶大娘，娶个大娘大，三间瓦屋装不下，娶个二娘二，三间瓦屋装半厝，娶个小娘小，掉到灰里找不到……”

母亲轻轻地哼唱着，由清晰到模糊，终于查查如渐行渐远的旧梦。她把自己唱睡着了，把星星唱睡着了，把月亮唱入了云层，把远处的犬吠唱成了一粒粒萤火。星月在天，我们睡着了。

想起往生的外婆，她有多少哄睡的歌谣啊！四十多年前，我是个多么烦人的小孩啊，是个分贝多么吓人的发声器啊！在那个名叫“路东王家”的小村里，在那个晚饭后必清水洗尘的小院里，在那张已经被汗渍和岁月浸出包浆的竹床上，外婆为我唱沉了多少星月，为我唱来了多少个绵软的夜，那些歌谣，今天依然浮漾在我的心里，如云如月，如月光捏成的行板。

那个孩子睡着了，雪一样的安静。小妈妈收了手机，将他搂在怀里，望着车窗外疾驰而去的风景，如面对流水，如面对时光。



红花绿果
张云摄

酷暑虽炽，诗人的心却因远离朝廷纷争、寄情山水而自由自在，颇有几分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豁然达观。

最清爽快意的夏天。寇准不仅是政治家，还是才华横溢的诗人，“晚唐体”的盟主，尤擅长五律、七绝，钱钟书曾评价寇准“七言绝诗，比较地不依傍前人，最有韵味”。如《微凉》诗云：“高桐深密间幽篁，乳燕声稀夏日长。独坐水亭风满袖，世间清景是微凉。”树荫浓密、竹林清幽，独坐水亭，清风徐来，在漫长的夏日里，如此心神俱清便是世间最清丽的风景。这沁人心脾的“微凉”不仅是体感的舒适，更是精神上的慰藉。对于经历太多是非曲直的寇准来说，最美妙的风景无关功业成就、无关外界的评价，而是内心的平淡知足。“微凉”的感觉，是久别故友的一封信语淡情长的来信，是苦吟数月偶得佳句的两行清泪，是在庸儒的朝臣中仗义执言的一份清醒，亦是推却高朋满座的喧闹，甘于宁静淡泊的选择。

寇准的夏天，并不是完美的，既有“离心杳杳思迟迟”（《夏日》）的茫然无措，也有“因思往岁陪天仗，正是瑶池赐宴时”（《夏日有怀》）的黯然神伤，但那是政治家的寇准。

诗人的寇准，不论命运安排怎样的悲欢交集，怎样的荆棘密布，他依然嗅得到荒野里的清芬，感受到薰风中的微凉。因他把日子，过成了诗。夏天，不过是其中的一首绝句。

等渔网再次被男人们拎到手里时，已是只见鱼儿不见网了。

走上岸，男人们把挂满鱼儿的渔网小心地放进鱼篓，然后自豪地向我们招呼着：“回家喽！”

“家乡好，家乡好，家乡的鱼儿，我们永远吃不完咯！”孩子们则一边唱着自编的儿歌，一边屁颠屁颠地跟随着大人身后，一路蹦跳。

村里人家的煤油灯大都还亮着，发出温暖的光，温情得像冬日里的暖阳。

回到家，父亲放下鱼篓，从里面掏出鱼儿，一下子就妈妈浑浊的眼睛照亮。“明天又可以加餐喽！”她立刻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去厨房拿盆端水，为清洗鱼儿做着准备。我坐在小凳子上看着他们忙活，鱼儿的香味就美美地蹿到了我的心窝窝里。

多年后，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幕，一股似水的柔情就会从心底一圈圈漫溢开来，直至湿了眼眸。家乡的鱼儿不仅饱了肚腹，也滋养了我的童年岁月。

岁月深处的歌声

董改正

高铁初落座，一个精致优雅的小妈妈抱着一团撕心裂肺的啼叫走过来，抱歉地对四邻微笑。放好行李后，小妈妈坐定，将身子绷成弯弓的“发声器”勉强放在腿上，趁他间不容发的换气间，猛地掏出一部手机，迅速划开屏幕，动作行云流水。一声卡通传来，那个发声器就像被切换到静音状态，立即变成了一个好看的孩子，他双手握着手机，安静得像个天使。小妈妈拿出蓝牙耳机，孩子配合地侧过脑袋，任妈妈给他戴上。小妈妈拿出另一部手机，给自己也戴上耳机，开始他们的愉快旅程。

不觉莞尔，想起那些年哄孩子的场景。窗外风景掠过，心头一帧帧图画翻动，一曲曲歌声就像一只只鸟雀，从故乡的暮色里飞来。

首先入耳的是父亲苍老的歌声。那是十三年前，女儿五岁，寄养在父母那儿。家中已三十多年没有幼儿了，石头一般的父亲柔软下来，看孙女的眼神里尽是宠溺。那个秋日的黄昏，我从小城赶回，夕阳绮丽，晚霞满天，大群的雁雀驮着夕晖喳喳地飞舞，正是暮色苍茫



◇灯月闲话

名相寇准的夏天

茱白

今年暑盛，被称为“史上最热的夏天”。其实夏天除了热，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历史。在一代名相寇准笔下，一首首夏日诗篇，记录了他百转千回的人生之最。

最超然忘我的夏天。公元995年，35岁的寇准经历了从副宰相被贬为小小知州的身份变化，这虽然不是他第一次被贬，但在《南阳夏日》一诗中，依然流露出其不平的心路历程：“绿杨阴密覆回廊，深院帘垂昼景长。人静独闻幽鸟语，风来时有异花香。世间宠辱皆尝遍，身外声名岂足量。闲读南华味真理，片心惟只许蒙庄。”前几句写景，难掩落寞之情。此时他心向老庄，用超然的人生态度，看淡人生的得失。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自我疗愈，但当 he 踏上邓州这片广阔的土地后，个人遭遇很快被他抛诸脑后，他开始思考如何造福这里的一方百姓。他亲自拟写《定耗银告示》，张贴在邓州各县乡，宣布不准任何人再借故多征耗银，并惩治了横行乡里的贪官，整顿了衙属的不正之风。他还在邓州兴修

◇信笔扬尘

夏夜渔趣

李爱华

老家属于山区，无数条清凉的小溪顺着山脚蜿蜒流出，汇成一条河，这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熊河。

小时候，粮食经常不够吃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河里的鱼虾就成了我们的“辅粮”。夏天的傍晚，当夕阳褪去红妆，星星点亮黑夜时，家乡的男人们就叼着烟，背着渔网鱼篓出发了。

静谧的河上，凉风习习，不知名的虫虫蛐蛐进行着一场原生态音乐大合唱，一遍又一遍，似乎永不知疲倦。

河岸上，大家走路轻手轻脚，各自寻找最

佳下网位置。不一会儿，河东河西、河南河北都有了星星烟火。

据大人们讲，鱼是有耳朵的，声音会惊动它们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它们就会游进深水，这样渔网就奈何不了它们，所以下网要尽量悄声。下完网，男人们并不急着上岸。为了让鱼儿进网，此时需要手脚并用，故意把水闹腾得哗哗作响。我和几个小伙伴则站在河边拍着小手，一下一下配合着河里此起彼伏的击水声。

月光皎洁。灵动的波光也随着我们一起跳跃。远处闪现了一两点渔火，家乡的河盛产各种淡水鱼，想必是其他村捕鱼的村民。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五公祠

走进五公祠，想起张岱《五异人传》序言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与之交者有癖有疵，从来不以以为意，倒以为——

人无正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慈悲也。
人无谋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进退也。
做人处事要知慈悲识进退，为文为艺也要知慈悲识进退。慈悲底色，人生安详，不过进退，不进则退，不退则进，进退如炼丹，难在炉火纯青。
张岱性情亦如《广陵散》，世俗风气大多是：人无势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权位也。
人无钱不可与之交，以其无富贵也。
《增广贤文》有几句话语语浅白，道理也朴素：

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
不信但看宴中酒，杯杯先敬富贵人。
世上结交需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
有钱有酒多兄弟，急难何曾见一人。
三穷三富过到老，十年兴败多少人。
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？

五公祠里的五人，也可算作五异人吧。李德裕癖文章，官至大位，犹不忘著述，下笔谋议援古为质，衮衮可喜，以经纶天下为自家事。李纲癖疆土，说祖宗家业，当以死守，不可尺寸与人。赵鼎癖簪尾，作诗“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”，为大义绝食而死。胡铨癖国事，起家招募乡丁，捍御金军，后来乞斩秦桧、孙迥、王伦等人，不惜坐罪除名。李光癖读，手不释卷，家中蓄书数万卷，可惜子孙粗率鄙俗，不守家训，散于豪民之家。

唐人张读志怪故事集有记，李德裕召一僧问福祸，得知灾戾未已，当万里南去，却能还朝，因为他此生当食羊一万，如今才吃九千五百只，所以当还。李德裕惨然叹息，原来元和年间，曾做梦走到晋山，尽目皆羊，牧者十数人迎拜，说那些都是他的羊。十几天后，有客上门送来五百只羊，李德裕大惊，将此事告知僧人，以为不吃，可以免祸。僧人却说：“羊至此，已为相国所有。”李德裕戚然无语，随即遭贬，往崖州，落得客死他乡。

五公祠中五人皆无意于祠无心于祠，自庙堂沦落江湖，江湖不弃，后世追慕，立祠以记，民间凡众心性如此浩荡如此庄严。立德立功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祠中诸贤，德、功、言，三不朽俱在。

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朝，构建不大，当年房屋不存，经多次修缮。祠不大，砖墙瓦顶，簷饰无多，不甚华焕。祠内文物不多，确刻牌匾不少，或刻前人诗文，或书后人赞语。

五公祠旁有苏公祠，据说苏东坡被贬来琼，曾借寓在这里，见当地百姓喝咸积水，有损身体，机缘巧合，开凿出浮粟泉和金粟泉。民国时，金粟泉被毁，余下浮粟泉。泉水甘美清冽，水面泛起小泡，状如粟粒，故得名浮粟泉。盛夏时节，浮粟泉泡茶极为清甜可口。当年旧井，现在还能打上水来。我来见时，物非人非，怕是无有往日之洁净了。可惜手头无杯盏，不然真想汲得井水回去泡茶。不管风味如何，好歹曾经有东坡手泽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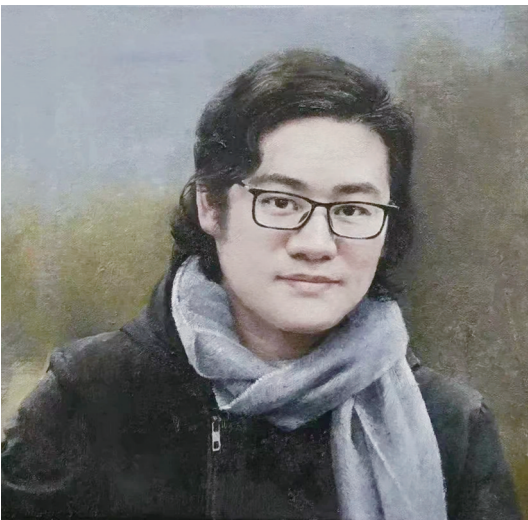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来五公祠的纷纷游客，与五公无关，人

来这里看看或拜拜，见到的拜倒的都是自己内心。祠中不少先贤雕塑，以今度古，想当然耳，却有一时心相。给古人造像，非遗其貌，是歌咏行径，颂扬精神啊。宋代马远造孔子像，以秃笔写生，韵味高古，夫子着长袍，拱手而立，沉静肃穆，若有所思。宋朝与先秦，相隔千年，那却是我心里孔子的模样。

明人笔记说，元世祖知赵孟頫文名，召他来见，见其丰姿如玉，照映左右。世祖心中惊异，使脱冠，见头尖，果然是俊书生。史书还说赵孟頫一进元廷，照耀殿庭，元世祖感慨他神采焕发，才气英迈，如神仙中人。赵孟頫传世自写小像，画半身，面圆微须，头戴一笠，身着月白窄衣，俊伟丰神，却不以为如神仙中人，到底泥实了。不如马远孔子像，有想当然的神采奕奕。

苏东坡应礼部试，作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说尧当政时，皋陶掌管刑法，论某人罪，皋陶三次说该杀，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可以宽恕。梅尧臣问典出处？苏东坡笑：想当然耳。

想当然耳，作文之妙法也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